

一
藝社紀念集



一·八藝社紀念集

吳步乃、王觀泉編

人民美術出版社

一八艺社纪念集

吴步乃、王观泉 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王靖宪

美术设计：刘继明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1981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编号：8027·7316 印数：1—20,000

定价：1.80元

目 录

鲁 迅：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1
《鲁迅日记》中有关一八艺社和木刻讲习会的记载·····	2
陈 广、卢鸿基：一八艺社始末·····	3
江 丰：回忆鲁迅与一八艺社·····	7
于 海：怀念鲁迅先生·····	15
胡一川：回忆鲁迅与一八艺社·····	21
陈 爰：一八艺社与鲁迅先生的关系·····	28
汪占非：记一八艺社·····	34
陈 广：鲁迅与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	38
附录：《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自序·····	41
谢海若：鲁迅精神的感召·····	42
王肇民：我与一八艺社·····	45
沈福文：忆一八艺社社员在北平·····	46
黄山定：回忆新兴木刻运动二三事·····	49
陈 广：鲁迅创办的木刻讲习会记谈·····	54
内山嘉吉：我的回忆·····	59

吴似鸿：回忆春地美术研究所	62
附录：春地美术研究所成立宣言	65
汪占非：回忆杨澹生	66
胡一川：回忆夏朋	69
陈卓坤：缅怀陈铁耕同志	73
卢鸿基：怀季春丹	75
附 录：《文艺新闻》中有关“一八艺社”和“春地美术研究所”的史料	78
图版目录	89
图 版	93—110
后 记	111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鲁 迅

现在有自以为大有见识的人，在说“为人类的艺术”。然而这样的艺术，在现在的社会里，是断断没有的。看罢，这便是在说“为人类的艺术”的人，也已将人类分为对的和错的，或好的和坏的，而将所谓错的或坏的加以叫咬了。

所以，现在的艺术，总要一面得到蔑视、冷遇、迫害，而一面得到同情、拥护、支持。

一八艺社也将逃不出这例子。因为它在这旧社会里，是新的、年青的、前进的。

中国近来其实也没有什么艺术家。号称“艺术家”者，他们的得名，与其说在艺术，倒是在他们的履历和作品的题目——故意题得香艳、漂渺、古怪、雄深。连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然而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

我的话，也就是只对这一面说的，如上。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载《二心集》）

《鲁迅日记》中有关 一八艺社和木刻讲习会的记载

1931年：

六月十二日 与增田君观一八艺社展览会。

八月十三日 午后片山松藻女士介绍内山嘉吉君来观版画。

八月十七日 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为作翻译。自九至十一时。

八月十八日 上午作翻译。

八月十九日 上午作翻译。

八月二十日 上午作翻译。午后以 Käthe Kollwitz 之《Weberaufstand》六枚赠内山嘉吉君，酬其教授木刻术。

八月二十一日 上午作翻译。

八月二十二日 上午作翻译毕，同照相。并分得学生所赠水果两筐。

八月二十四日 上午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一小时。

九月十九日 下午以关于版画之书籍八本赠一八艺社木刻部。

一 八 艺 社 始 末

陈 广 卢鸿基

关心中国革命美术运动、而且读过鲁迅先生的《二心集》的同志大概都知道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个团体叫“一八艺社”。

一八艺社是当年设在杭州罗苑“国立艺术院”的部分美术学生所组织，初名“西湖一八艺社”，后来由于世界观和艺术观方面的分歧，社中部分成员接受左联领导，遂改名“一八艺社”，参加左翼美术家联盟，在杭州和上海两地从事进步美术活动。

1929年初，艺术院学生陈卓坤、陈铁耕、何浩、沈寿澄、徐正义等酝酿成立学会，徐正义贴出海报号召自由参加。数天后，签名加入的有十八人。1月22日，在罗苑开成立大会。这一年(1929年)是民国18年，参加者18人，地点在西湖，因此命名为“西湖一八艺社”。这个团体为校方所同意和支持，有校长、教授、外籍教授数人作顾问。

“西湖一八艺社”开始活动后，社员的积极性很高，每星期六在校内开作品观摩会，展出中国画、油画、水彩、速写等习作。先后在杭州、上海各开展览会两次，1932年举行了最后一次的王肇民等五人画展。

1930年春，《西湖一八艺社展览会》在上海西藏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开幕，出版了特刊，选发作品14幅，有李金发、龚冰庐、华汉和孙良工的四篇文章，蔡元培为封面题笺。展览会惊动了上海美术界，当时上海美专、新华艺专的王远勃、陈抱一、汪亚尘等画家均来参观，盛极一时。但历次展出的作品，都只是社员们在艺术上的探索，作品脱离生活，创作者也从未想到过要用美术创作去反映人民疾苦、暴露社会的黑暗。

1930年3月，上海成立了“左联”。学生的思想也渐趋左倾激进。国外普罗美术作品陆续输入中国。许多学生是鲁迅先生的崇拜者。当时美联领导人、上海中华艺大教师许幸之等也曾来校座谈，引起校方的注意，认为有赤化分子在活动。校右翼教习李朴园鼓

吹为艺术而艺术，诋毁普罗美术，引起“西湖一八艺社”中进步社员的反击。这场斗争，在同学的政治和艺术思想上影响甚大。由于李朴园威胁诱骗“西湖一八艺社”中的某些分子，并因张眺的被捕（释放后被勒令退学），使一些人更胆小怕事，遂使艺社产生分裂。当时曾有文记述其事：“1930年夏，社中布满寥寂之气，渐之侵入膏肓，未可复忍，因而改组，今日之社员未复都是昔日者了。时为五月二十一日，是可纪念的‘复活’之日。”（1931年《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自序》）从1930年5月起，便有两个“一八艺社”的分立。一派以陈卓坤为首，由九名进步学生组成，除掉“西湖”两字，径称“一八艺社”；一派以陈达红为首，仍称“西湖一八艺社”。胡一川、季春丹、刘梦莹、姚馥、汪占非、王肇民、沈福文、卢鸿基、黄瀛等人都是在改组后加入的。

当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一八艺社社员中的进步学生和有正义感有热血的青年的镇压是很严厉的。一八艺社社员中，大部分人都曾进行过勇敢的斗争，其中被捕、被开除学籍或被勒令退学的人数很多，如：1930年，于海、陈卓坤（广）、陈耀唐（铁耕）、顾洪干等被开除，张眺、罗言侃、黄瀛被勒令退学；1931年，刘毅亚在上海被捕，陈爱被勒令退学，1932年，季春丹（力扬）、王邦熹、胡一川、姚馥（夏朋）、王肇民、沈福文、杨澹生（堤）、汪占非等又以“左倾分子”罪名相继被开除。

1930年11月，被杭州艺专开除的陈卓坤、陈耀唐等汇合到上海，与当时已是美联负责人于海联系，并和进步美术青年周熙（江丰）、吴似鸿等相识，于1931夏结成上海一八艺社（或称“一八艺社研究所”）。参加的有顾洪干、黄山定（聊化）、锺步清、陈爱等。在上海的一八艺社通过冯雪峰经常得到鲁迅先生的指导，开始从事以木刻为中心的革命美术活动。1930年，杭州一八艺社社员胡一川、刘梦莹、姚馥等参加左联在上海举办的暑期文艺学习班。1930年冬，杭州艺专成立共青团支部，团员胡一川曾代表一八艺社出席反战大会。两地社员积极完成党所布置的工作和宣传任务，进一步密切了一八艺社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关系，一八艺社成为美联所领导的一个社团。1930年3月9日社员卢鸿基等曾在上海中华艺大聆听鲁迅先生的讲演《绘画杂论》^①，鲁迅在这次讲演中，谈到木刻的功用，提倡木刻艺术。由于受鲁迅先生讲话和介绍到中国的《近代木刻选集》、《士敏土之图》等的影响，一八艺社的江丰、陈铁耕、胡一川、汪占非等都相继开始刻木

刻。一八艺社还曾组织社员学习革命的文艺理论，定期讨论。为了进一步阅读革命书籍，有的同志还学习日语。

一八艺社的社员包括中国画、西画、雕塑、图案等系的学生，它本是一个综合的美术团体。后来由于实际斗争的需要，大部分社员开始从事木刻创作，还画宣传画、连环画，出版画报。

1931年6月，一八艺社派胡一川到上海举办第二次《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社员每人出品两、三件，共一百八十余件作品，胡一川、汪占非的木刻第一次参加展出。这是我国自有美展以来第一次展出木刻作品。展览会引起了上海文化界的重视，各报纷纷报道，特别是《文艺新闻》更作了详细的报导和评论。鲁迅先生亲莅参观，对木刻《饥民》、《囚》（胡一川）《五死者》（汪占辉）给予鼓励。许士镛的油画《老人像》、《平湖秋月》、陈爱的《汗血》、王肇民的《叫》、《夜》等也得到鲁迅的好评。鲁迅先生为这次展览会出的特刊写了《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曾载《文艺新闻》第14期，收入《二心集》）。但杭州艺专校方曾强令一八艺社负责人季春丹撕去这篇《小引》，遭到拒绝。上海一八艺社则认为特刊封面题作《西湖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违反了一八艺社分裂出来、并已成为左翼美术社团的宗旨，而没有参加本次展出。

这一次展览在艺专同学中影响很大，如杨澹生也毅然抛弃对外光、点彩的追求，离开“新野社”加入一八艺社。至1931年下半年，社员已扩大至三十余人。社中加强木刻工作，党员刘梦莹、姚馥等原为雕塑系学生，也先后开始木刻尝试。社员在课堂人体练习之外，还到杭州拱宸桥等车船码头画工人、农民和乞丐，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叛逆”。在左翼文化运动中心上海活动的一八艺社社员更主要从事木刻创作，刻出描写码头、纱厂、铁路工人、工人反帝代表会议、警察和示威群众的斗争等作品。他们还参加了由鲁迅先生举办、内山嘉吉先生主讲的木刻讲习班，直接受到鲁迅先生的教诲。1932年“一·

① 鲁迅先生于1930年3月9日（星期天）下午在上海赛乐安路（现多伦路）中华艺大作的讲演，曾由卢鸿基于当年下半年在杭州《之江日报》副刊《草原周刊》（力扬主编）上发表了文章，1951年又写《关于鲁迅先生与新美术运动的一点史料》一文（发表于中央美院华东分院院刊《美术座谈》上）。1976年，刘汝醴同志写的《鲁迅先生在中华艺大讲演纪录》和《补记》（载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总第47、48、69期和《美术》1979年第4期），是第一次全文发表。

二八”淞沪战争时期，社员张眺、于海、江丰、卓坤、铁耕、江涛等编印反帝画报、工人画报，叶林根据小说《水》画连环画，陈铁耕有《法网》插图，并为左联各团体和在沪东工厂区作美术宣传工作。在全国高涨而悲壮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起了作用。

1932年1月28日，上海一八艺社社址毁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炮火。同年×月，杭州艺专的一八艺社也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勒令解散。一八艺社在国内外反动派的夹击下，虽然不能存在了，但中国革命的美术青年，以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的精神，把自己作为一颗种子，在祖国大地遍地生根开花。杭州艺专一八艺社的火种，传到第四届同学，他们组织了“木铃木刻社”、“白杨绘画研究所”；上海的同志另组“春地美术研究所”，“春地”破坏后，又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许多团体。一八艺社去北方、南方的同志，在所到之处继续冲破困难开展木刻活动。这样，便使进步木刻运动彼伏此起，绵延不绝。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斗争中，原一八艺社社员中的大部分人都有很好的表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直至今日，不少同志老当益壮、壮心不已，仍然活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岗位上，继续为祖国服务。

回忆鲁迅与一八艺社

江 丰

一八艺社是鲁迅先生最早发生联系，开展新兴木刻运动的一个进步美术团体，这段历史距今将近半个世纪，知情者已不多了。我是一八艺社社员，有义务把这段历史的情况如实写下来，借以帮助后人了解当时鲁迅先生培育新兴木刻的可贵精神和不可磨灭的功绩，以及新兴木刻创业之艰难。

一八艺社成立于1929年（民国18年），本是杭州“国立艺术院”（后改为“艺专”）的一个学生美术社团，“一八”这个名称就是从此而来的。到1930年，受到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这个社团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了许多思想激进和倾向进步学生的活动场所，他们三五成群在一起谈论“普罗”艺术问题，发泄对现实不满的情绪，互相介绍进步书籍，举办作品观摩会等等。对这种种活动，以标榜“纯艺术”作为教育方针、束缚学生进步思想的艺专当局，当然是不允许的，从而引起浙江省国民党反动派和艺专训导处豢养的鹰犬们的注意，认为这是“共党分子”在背后起作用，成为迫害学生找借口的根据，逮捕和开除学生的事件层出不穷，这方面的“成绩”，在全国艺术学校中是罕见的。

1930年，有一批被艺专当局开除和被迫退学的进步学生，从杭州到上海，同我相识后，计划自办团体，自学绘画。翌年春，这个计划实现了，在江湾路租到两间房间，一作画室，一作宿舍，成立了“上海一八艺社研究所”。社员们为了与当时泛滥于艺坛的裸女图、少女像、静物画、西湖风景、罗马夕照以及“骷髅与美人”之类“名”画家的作品相对立，作画好取失业工人、行乞老人、拣破烂儿童、工厂小景等为题材，以为这就是所

追求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艺术。

正在此时，见到鲁迅先生自费出版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我们顿开眼界，得到启发，认为真正找到了革命艺术的描写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学习范本。这个德国木刻家，以强烈的黑白对比和豪放有力的刀法塑造的工人形象，以及工人们为工业复兴而进行的劳动和斗争所构成的生动场面，令人感奋不已。我们从此就下决心：放弃油画改作木刻。

刻木刻的工具——木刻刀，哪里去买呢？我和陈铁耕到处找，终于在先施公司发现了五把装的木刻刀，是美国货，每副定价七元，我当掉了一件毛料夹长衫买下来，可见我们当时对木刻这门艺术的热心程度。

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我们模仿着梅斐尔德的刀法和作风，刻出几幅描写码头工人、工人反帝代表会议、警察围捕示威群众的作品。这自然很粗糙稚拙，但作者却洋溢着创作的喜悦；特别因为这些作品，同中国最革命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发生了联系，而获得的价值意义，使我们无比高兴。

一八艺社是“美联”（“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的简称）公开活动的美术团体。同鲁迅先生来往密切的冯雪峰，当时代表“文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简称）领导“美联”，因之常到一八艺社来。通过冯雪峰，鲁迅先生得知他本人从1929年起提倡木刻的苦心，有了实际的反应，就托冯雪峰赠送给一八艺社几本外文绘画书，以表示关心和支持。鲁迅先生是一位少有的木刻爱好者和收藏者，但他提倡木刻并不是出于个人爱好，主要是为了宣传革命的需要。早在1930年2月他就作文说过：“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新俄画选》小引）

1931年6月，鲁迅先生为沪杭两地一八艺社在上海举办的展览会，写了一篇内容深刻的革命檄文——《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文章指出：当时中国美术界已出现两种对立的美术，即压迫者的美术和被压迫者的美术，开始在斗争，而新生的革命美术，由于符合时代的要求，必能变弱小为强大，因而预言：这“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显现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一定要战胜那貌似强大，“连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的内容空虚的所谓“高级”艺术。被鲁迅先生的文章所刺痛了的西湖艺专当局，

进行报复，说鲁迅先生是伪浙江省省党部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的“堕落文人”，强令展览会将这篇文章从展览目录上撕下。反动派的蛮横行径，更显出这篇打中压迫者艺术要害的文章的重大意义。这篇文章的意义确实非常重大，应该看作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

与热情支持、培育新生艺术的同时，鲁迅先生对妨碍它成长的不良作风，总是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切实克服的办法。当他发现木刻创作存在着草率从事、人体不正确、刻印不得法的弊病时，他提出作者加强绘画基本功夫和木刻专业知识学习的重要性。不然，虽有良好的创作意图，也不会作出良好效果。木刻专业知识的学习，须得有良师指导才行，这在尚且还不知木刻为何物的中国美术界，是难于实现的。幸好在鲁迅先生关心下，竟很快地实现了。

二

1931年8月某一天，冯雪峰送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喜讯，说鲁迅先生请到了一位日本木刻教师，决定为中国木刻青年办个木刻讲习会，——参加的人不宜太多，也不要声张出去，以避免鹰犬们的耳目……。一八艺社负责组织工作，选定的人有：艺社社员六人，与艺社有来往的上海美专、上海艺专的学生各二人，白鹅画会的学生三人，共十三人。会址是北四川路底长春路面北的一幢三层楼房顶层的日语学校的一间教室，这是鲁迅先生出面向该校主办人郑伯奇先生借用的。讲习会从8月17日起，规定每日上午9时至11时为上课时间。第一天上课，学员们都提早到齐。当鲁迅先生伴同日本教师走进教室时，在鼓掌欢迎声中，鲁迅先生带着感激的表情，把教师介绍给学员们，大意说：这位内山嘉吉先生，是日本的木刻教师，内山书店老板的胞弟，本来是来沪度假的，现在请他来讲授木刻，机会真难得呀！希望大家认真听讲！然后，鲁迅先生用日语同内山嘉吉先生谈了一阵话，就开始第一讲；翻译就是鲁迅先生自己。

第一讲的内容是，让学员们把带来的木刻作品互相提意见，供教师了解他们对木刻的看法、刻法以及要求解决的问题。嘉吉先生认为，有些作品的刻印技术存在着不合法

度和要求欠严格的缺点。鲁迅先生则着重指出，初学者应从简单点的题材着手，急于作构图复杂的群众场面，是难得刻好的。两位先生的教导，纠正了我们急于求成、求大，不求实效的创作思想。从这以后的作品看出，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此后几讲，结合学员们课外时间作的小幅习作，讲木刻的各种刻印技法。嘉吉先生一面示范一面讲解，将木刻的起稿、用刀、刻法、拓印、套版等基本知识传授给学员们。讲课余下的时间，用来观摩鲁迅先生每天带来的一包袱各国的版画作品，主讲就是鲁迅先生自己。我记得有这样三次：

一次是观摩日本浮世绘版画和现代版画。主要向学员们说明近代兴起的画、刻、印都由作者一人完成的“创作木刻”，与画、刻、印分工而成的复制木刻，在作法上和艺术效果上不同的特点。鲁迅先生收藏了大量的浮世绘作品和画集，他非常赞赏浮世绘的色彩鲜明和富有生活气息的造象。内山嘉吉先生作了补充，谈了些浮世绘的历史发展情况及其精致的刻印技术。

一次是介绍作风秀丽的英国木刻。鲁迅先生似乎很不满意英国绅士出书的风气：印得精，印数少，定价昂贵，以示书的名贵，实际是在抬高印书者的身价。他指着那本正在观摩的开本并不大的英国木刻集说，定价和邮费竟高达合中国钱六十多元，可是他只花了六元多钱买到的。他绘声绘色地讲买书的经过：这本向商务印书馆定购的书寄到中国后，通知他到该馆营业部去取书。他拿出取书通知单交给营业员，营业员找出书掷在柜台上，命交款六元×角×分。鲁迅先生惊奇地说：“算错了吧，该是六十元×角×分！”营业员瞪着眼向他上下打量了一阵，带着轻蔑的口气说：“别噜苏，交钱吧！”鲁迅先生心里想，你们是大书店，吃得起亏，对我倒很有用场，可以多买几本画册看看。于是他心安理得地付了营业员要的钱数，拿起书走了。讲完这个有趣的故事，鲁迅先生哈哈大笑，笑得象孩子那样天真。这虽然是四十七年以前的事了，但我至今记忆犹新，宛如不久前听到的一样。

一次是鲁迅先生带来刚从德国托人买来的凯绥·珂勒惠支夫人的代表作——《农民战争》七幅铜版组画作观摩。这组版画，是作者签名的十份中的一份。按欧洲的惯例，凡名作家签名的版画作品，一般只供美术馆收藏和展览会之用，不卖给私人的。想必这

是由于鲁迅先生的名望，并通过他与版画作者双方都是好友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的关系，才得到这组珍贵的版画的。鲁迅先生对这位“和颇深的生活相联系”并“被周围的悲惨生活所动”的大艺术家，又是全世界进步文艺家联合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左联五个青年作家的抗议书上的签名者，在对我们的谈话中表示了由衷的敬佩。当他讲述珂勒惠支的生平和艺术成就时，想必是出于爱护艺术珍品的心意，出现了一个异常的现象：没有吸一口烟，而且这次观摩的时间又特别长，超过了规定的下课时间。

我记得，在这次观摩会上，鲁迅先生还说：他曾去信给当时在德国的史沫特莱，请她问问珂勒惠支是否可以创作一组中国农民战争——太平天国的铜版画。鲁迅先生这一愿望没有实现，因为这位德国大艺术家不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实现这一愿望的，该是中国版画家了！

一直被鲁迅先生十分赞赏的苏联木刻，为何不观摩呢？查阅《鲁迅日记》，得知先生寄中国纸给曹靖华先生，托他送给苏联木刻家换取木刻作品，先后两次都是在讲习会之后收到苏联木刻的，这就是没有观摩的缘故。

讲习会上课共六天，到八月二十二日结束。结束的一天，每个学员出钱两元，请照相师在会址对面一幢楼房草坪上，拍摄师生全体像，每人各得相片一张，作为纪念。

（见图）

讲习会结束后第三天，即八月二十四日上午，鲁迅先生约请一八艺社社员去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现名山阴路）先生寓所或是藏书室看画片、画册，并讲话一小时。

讲习会结束后，鲁迅先生又送一八艺社关于版画的书八册（1931年9月19日《鲁迅日记》），还向内山书店提议寄售日本木刻刀，以供刻木刻者之用。

鲁迅先生对木刻艺术的关心，真是达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

由于木刻讲习会是鲁迅先生主办的，凭他在中国文化界崇高的威望，影响就很大，提高了向来不为中国美术界所重视的木刻这门艺术的地位。从此，刻木刻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中国新兴的木刻开始得到社会进步人士的承认、同情、拥护和支持。

三

1932年4月，田汉代表“文总”召集一批“美联”盟员，大半是“一八艺社”的社员，约有十多人，在霞飞路（现名淮海路）上的一家咖啡店开会。讨论恢复已陷于停顿的“美联”，推选出“美联”的领导人。然后又讨论遭受“一·二八”战火打散的“一八艺社”如何重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大家认为最大的困难是经费的来源。当时在场的几个“美联”主要成员，都是没有职业的穷光蛋，为每日的吃饭、住处，折磨得已好苦，哪有钱来办画会。幸亏田汉慷慨允诺，他当众表示从他的稿费收入中，每月拿出二十元作补助画会的费用。这一来，人们都认为经费困难问题基本上已得到解决。会后，画会的筹备工作就开始积极进行，先向几个经济比较宽裕的艺友拼凑了一笔钱，在法租界西门路丰裕里4号租下一间房间，挂上一块由艾青命名的写着“春地美术研究所”的木牌。这样，以“春地美术研究所”名义出现的“一八艺社”于5月间算是恢复了。在成立宣言上提出的艺术主张是：“现代的美术必然要走向新的道路，为新的社会服务，成为教育大众，宣传大众与组织大众底有力的工具。新艺术必须负着这样的使命向前迈进！”

我们遵照这个艺术主张做了些艺术大众化的工作，为了把艺术送到工人中间去，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年来用钟灵印刷机、油印机和石印机为上海的反日团体印过好多期画报。鲁迅先生曾托冯雪峰向我们要了些画报作为革命文物保存至今。

研究所开办费总算对付过去了，以后的经费还未着落。虽有学画者交纳学费的收入，那是不够开支的。唯一的希望是等待久久未履行诺言的田汉送钱来，可是，等来的总是失望。他的慷慨诺言，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兑现。

幸好冯雪峰有事到研究所找我，我向他诉说研究所的经费困难和田汉失信，他表示可以想办法。不几天，他又到研究所，高兴地对我说：鲁迅先生愿意代替田汉付钱，你×日下午×时到内山书店去取。到那天，我怀着感激的心情，从鲁迅先生手里接受了二十元。

春地美术研究所为了配合党发起的“红五月”宣传活动，决定从上海、杭州两地征